



愉韻度

梁君度

畫家楊賽麗女士讓我在她兩幅山水畫長卷題跋，兩畫分別是她在大浪灣和石澳寫生之水墨丹青。細讀兩幅畫作後，予以小行書分別題跋如下：

「觀賽麗寫生大浪灣，恍若身臨其境。浪捲雲舒，海天共色，好一派壯麗之象。賽麗以筆為刃，墨作筋骨，繪浪濤洶湧之勢，如聞驚濤拍岸之聲；染海天浩渺之色，盡顯宇宙無窮之境。其筆觸細膩處，似能觸沙灘之柔；勾勒靈動時，如可感飛鳥之逸。吾知賽麗作畫，心懷赤誠，情寄山川。此作於大浪灣寫生而來，滿含自然之靈韻、創作之熱忱。予深信，賽麗丹青之路，必如大浪灣之浪，奔湧向前，佳作不絕。」

「賽麗方家石澳寫生，恰遇千帆競渡，觀海天一色，浪擊墨崖，遂成此幀。余興之所至，以4句記之：

墨崖吞駭浪，
素練卷奔雷。
遠浦千帆小，
天風送影來。

畫中山石如墨，正似怒海吞舟；濤聲拍岸，若白練翻捲，隱有雷動。遙看遠浦，千帆競發，小如星點，卻見天風鼓帆，舟影

為書畫題跋

隨浪，與畫中石澳之景相映成趣。蓋寫生貴於紀實，更在捕剎那之神，此幀既得山海之雄，亦藏千帆之動，賽麗不負此行巧遇也。」

古人常為書畫題跋，或述其來歷，或評其筆意，或抒己之感懷，使作品更添文心雅趣。蘇軾寫下了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的《黃州寒食詩帖》。其後，他的好友兼門生、「宋四家」之一的黃庭堅看到了這幅作品，並在卷後寫下了一段著名的題跋：「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魯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它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

董其昌常在畫作上題寫長跋，內容涉及真偽鑑定、風格分析、源流考證和藝術理論的闡發。如他在董源的《瀟湘圖》等作品上的題跋，幾乎重新梳理和定義了「南宗」山水畫的歷史。

題跋一事，非止於技，更在於心。須讀懂畫者胸中丘壑，方能以文字相和。賽麗寫生，能以筆奪造化之神；我題數語，願以墨續山水之魂。畫與文合，遂使咫尺素紙，竟成萬里雲濤。此中真意，恰如石澳題詩所云——「天風送影來」，不獨帆影，亦是藝心隨風悠遠，綿延不絕。



姚甄韜

姚珏

香港弦樂團兩場國慶音樂會的第二場，以「東方之約·香港」為主題，還是攜手深圳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林大葉，特別邀請了成立十周年的寧波交響樂團首次訪港。音樂會最重要的曲目就是我擔任小提琴獨奏，與樂隊共同演出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梁祝》）。

《梁祝》故事的發源地之一就是寧波，我祖籍是寧波，藝術生涯也與《梁祝》頗有淵源。寧波市鄞州區（今屬海曙區）高橋鎮是中國梁祝文化之鄉，1997年發掘出晉代梁山伯古墓遺址等，當地1999年建成開放梁祝文化公園，成為中國內地首個愛情主題公園，也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梁祝傳說」的重要部分。《梁祝》1959年由上海作曲家何占豪、陳鋼創作，1960年首演，成為中國文化的弦樂代表作品。我是30多年前首位錄製發行演奏《梁祝》錄像帶的小提琴家，我第一次在香港演出，就是跟我父親共同演奏《梁祝》，我去不同的國家，都會演出這首中國作品，我的經歷、我的血脈裏都有寧波梁祝文化的基因。藝術是需要有自己特色的，也來源於文化之根，此次我與寧波交響樂團的首度合作演繹，既是追溯文化根脈，也是用音樂連接起甬港之間的橋樑。

小時候聽父親講的寧波是鄉村風情，但如今的寧波早已舊貌換新顏，是一個非常安靜舒適、有煙火氣適合生活的城市。香港從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也離不開很多寧波企業家在港的耕耘和貢獻，

東方之約

「船王」包玉剛、慈善家邵逸夫等都是從寧波來到香港。去年，習近平主席給籍籍寧波的香港企業家回信提到，「多年來，你們傳承先輩愛國愛鄉的優良傳統，積極創新創業、捐資助學，為家鄉建設和國家發展貢獻力量，用實際行動詮釋了薪火相傳的愛國心、桑梓情。」可以說，寧波和香港血脈相連，共同為國家發展貢獻所長。我們的音樂會也是要展現和傳承甬港攜手的這種「愛國心、桑梓情」。

從寧波來到香江，雖感受中西的融合，但這些鄉賢不忘的是自己的文化之根，他們堅守的是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東方之約。我們音樂會的開場選擇的曲目是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的主題曲《第一交響序曲》。這首作品滿懷深情地謳歌了「為中華崛起」而不懈奮鬥的中國人，展現出昂揚向上、銳意進取的中國氣派。作曲家關鵬峯表示：「在作曲的過程中，我彷彿和他們共同經歷着漫漫人生中所遭遇的種種坎坷，伴隨他們固守着那份純真的情感走向了崇高，開啟了我塵封已久的記憶，讓我找回了一些看似無足輕重，然而卻是十分珍貴的東西……」

看似無足輕重，實則十分珍貴，我想這就是「無私」，來自於中華傳統文化的赤誠和無私。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剛剛圓滿閉幕，通過了「十五五」規劃建議，我想香港更需要抓住歷史機遇，全面對接好國家「十五五」規劃，要從更長遠的角度發揚奮鬥無私的精神貢獻國家，建設我們更加美好的家園。



百家廊

鄧訓晶

好久沒有打開放映集的櫃子了，那天突然想起該拿出來通通風，就翻出來了。

20多本影集，我一本本拿出來打開通風。順手翻開一本，映入眼簾的是我照的第一張照片。照片中媽媽抱着妹妹，我和姐姐站在旁邊。媽媽的兩條長辮子又粗又亮，眼神溫柔，穿着斜襟藍布衫。我頭髮稀疏發黃，據說我和妹妹都害怕鏡頭在哭，攝影師叔叔使勁逗我們，我們才破涕為笑。姐姐從小就是個小美人，她穿了一件花衣裳，甜甜地笑着。這張照片非常珍貴，是我幼年唯一一張留影。

接着翻，看見了我們家的第一張全家福。那是1969年，姐姐在瀘州航校畢業分到瀋陽工作，我們全家去城裏火車站送她，在照相館照了一張全家福。照片中父母好年輕，弟弟才4歲，乖巧得很。

自從姐姐工作後，我們家就有個習慣，只要全家人齊聚，一定要照一張全家福。隨着全家福裏的人愈來愈多，每到過年我們一大家子也愈來愈熱鬧，那一張張全家福，記錄着我們家幾十年的歲月變遷。

突然翻到父親去世那年的全家福，看着看着眼裏蓄滿淚水。還記得那時父親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照相時他躺在床上不想起來。我們輪番去請他，都說不照。後來還是幾個孫輩去圍着他勸，要他起來照相，才掙扎着起來了。大家扶着父親到門外坐好，照相館的小萬為我們拍下了有父親在的最後一張全家福。我們沖洗了好多，每個小家都珍藏了一張。

還有一本非常珍貴的影集，是我的結婚照。上世紀八十年代結婚，不時興照

結婚照。那年中秋佳節，我們結婚了。那天沒有儀式沒有請客，跟平常一樣，在家吃了中秋團圓飯，我把媽媽送我的柳藤簾，放到沒有貼一個喜字的新房裏，然後我們手牽手去後山茶園登山。秋高氣爽，蔚藍的天空，澄澈無垠，我們穿行在齊腰間的茶林裏，談理想、談未來、談文學。

我們憧憬簡單浪漫的婚禮，上天就給了我們這樣的機會。我們在山上邂逅了照相館的小萬，他知道了我們那天結婚，就熱情地幫我們照相，留作紀念。我們照了整整一個膠卷，這個意外地的插曲，給我們結婚多了一份浪漫一份驚喜。雖然沒有婚紗、沒有戒指，只是一寸的小照片，那卻是彌足珍貴的。

翻到一張我們一家三口的照片。女兒梳着兩隻羊角辮，膚如凝脂，唇紅齒白，水靈靈的大眼睛，好乖巧。女兒7歲那年暑假，我帶她去成都玩，到商場買了個傻瓜照相機，到九眼橋逛舊書攤時，給她照了第一張照片。那天她穿了一件嫩黃色連衣裙，站在橋欄邊，咧嘴一笑，露出缺牙巴，可愛極了。有了相機後，我們一家常常周末去野外拍照。女兒跟我照，還說：「媽媽，我蹲下跟你照，這樣你會更高。」360的柯達膠卷，我們母女倆照了不少。突然看到一張有意思的照片，是當知青時照的，照片中的我們朝氣蓬勃眺望遠方，眼裏滿是渴望和希冀，思緒一下把我拉回到農村那艱苦的歲月裏……

照片中的我們是一條街上長大的髮小，不約而同地地下到了一個大隊。那年隆昌正在修一個大型水利工程——沱灌，大隊成立了修沱灌的專業隊，隊員

從每個生產隊抽調。因為剛下鄉的知青不會幹農活，就把知青都抽到專業隊去了。修沱灌需要大量的石材，我們大隊有個山坡下面全是堅硬的青石，是修沱灌的好材料，就讓我們專業隊去把那座山的泥巴挑走。好幾個月的時間，我們每天挑泥巴，挑得肩頭紅腫，都快直不起腰了。這張照片，就是我們挑完了那座山，放了一天假，我們約照相館的小萬去山上拍照，留下了這張記載着我們美好青春的照片。

翻到幾張我在北京植物園黃葉村的留影。黃葉村是曹雪芹故居，當我走進那裏，就聽見《紅樓夢》中「開關鴻蒙，誰為情種」蕩氣迴腸的開篇詞；當我看見握筆疾書「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曹雪芹塑像，彷彿看見了當年一身單薄、食不果腹的曹雪芹，孜孜不倦寫作《紅樓夢》的情景；當我漫步在籬笆環護、石徑蜿蜒、小巷幽深、古木幽幽，別具風韻的黃葉村時，想起當年曹雪芹「滿徑蓬蒿」「舉家食粥」的坎坷生活，不禁為他唏噓不已。他在這裏中年喪妻，晚年喪子，經歷了人生最大的悲劇，但生活再艱苦，也不能動搖他以堅忍不拔的毅力，專心致志地從事《紅樓夢》的寫作和修訂。他在淒風苦雨的艱辛中努力掙扎，讓《紅樓夢》橫空出世，為後世留下不可多得的精神財富。

我在曹雪芹塑像前，在黃葉村留下了一張張珍貴的照片，以此向我喜愛的《紅樓夢》致敬。

翻看着這些記載着我人生成長經歷的老照片，不禁讓我思潮起伏，浮想聯翩……

路過龜背灣

尤其多，跑過這些路段，須格外留意是否有車子會忽然迎面衝出來。每每遇此，心裏就對特區政府施政報告提及的活力環島工程，充滿期待。

迫於大潭路段車多道窄，往前試探了一段，亦是如此。果斷折返，繞着紅山半島的白筆山道跑了一圈。果然是低密度觀海豪宅區，路面開闊平整，鮮有車輛穿梭，跑起來很愜意，配速一下子就提上去了。沿途所見，每一棟房子的間隙，都能看到藍汪汪的海水。香港人選住宅與內地人選住宅，有很大不同。內地人重視房屋的地段和房間朝向，地段負責保值，朝向事關冬暖夏涼。香港人則首重景觀，其次是地段，最後才是朝向。景觀好又朝南自然是上上選，如不能兼顧，必然優先選一窗觀景。路窄在路上憋屈，宅細在家裏鬱悶，有一方能隨時釋放眼壓的風景，就成了庸庸碌碌的生活中，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紅山半島一面靠山，三面環海，是理想中的住宅之選，可惜只有荷包異常腫脹者才有資格。默然跑過。

所幸，香港是藏有驚喜的地方，只要腳力勤勉，總能有所斬獲。沿着赤柱到大潭，意

狹長的山坳裏，谷深林密，沙幼水清，且訪客寥寥，是靜謐放空的一個好去處。沙灘雖小，設施還完備。有沖涼換衫的地方，也有燒烤場和一些小食亭。泳灘上還有幾根根深葉茂的大葉欖仁，身姿婀娜，可遮蔭，拍照取景也上鏡。倘若要水要食，也不必山長水遠地帶來，附近的美國國際學校門口，設有一間超市，一應俱全。不過，之前超強颱風對泳灘造成的損害痕跡，仍未完全修復。

跑步跑到如今，早已不再追求速度，也不在意距離遠近。起步10公里是與體力匹配的日常及路線，更像是一段自我和解與探險求

新並重的旅程。郊外的山野海闊，與人群的應對綿密，需要一片雙向卸下的緩衝區。離群索居不符合當下，繁復擁擠不符合追求，許與不許之間，也能圖個隨心隨意，隨遇而安。



● 龜背灣泳灘 作者供圖



水過留痕

少爺兵

對於一些獎項頒予某些對社會、對行業有貢獻的人，筆者的一位友人吉少（暱稱）卻形容這些獎項是「牛屎牌」，一文不值。但另一友人Sandy倒覺得任何獎項對某些人的言行是一種認可或鼓勵，認為縱使是彼此的思維不同，仍然可以同坐一枱聊天或者是和平相處，只要大家對一些敏感話題避免爭拗。而事實上，面對思想偏激者，很多事情往往是有理說不清。

Sandy認為，每個人言行舉止的差異，都源於其個人的想法，正所謂：「一樣米養百樣人。」其實，Sandy是一位樂觀、誠實的人，可與不同性格的人做朋友。不過朋友之間最好有多一份包容，少一些誤會，如果跟友人不熟絡，那只能是「話不投機半句多」了。至於涉及吉少的種種評價，筆者在此不予置評。

除此之外，Sandy又好開心地說：「我剛到英國探親時，巧遇上內地的『浙江小百花越劇團』於彼邦演出，我即和同樣對戲曲有興趣的友人一齊去觀看。還記得十年前左右，我與幾位朋友跟旅行團到歐洲旅遊，也是巧遇京劇大師梅蘭芳先生的兒子梅葆玖率領弟子們在維也納的大劇院演唱京劇《梨花頰》，廣東話有一句俗語：『啱啱遇着剛剛』。當時導遊非常貼心地代我們購票，令我極之開心。」Sandy認為，對於這次英國之行的奇遇事件，一切都是巧合。多次欣賞戲曲的經歷，使她更認同祖父的說法——寫出戲曲的填詞人都有頗深的文學造詣，因為歌詞能直擊人心。

她又說：「一曲《梨花頰》不僅有梅派傳人的經典演繹，更迭倒無數觀眾，該作品一直傳唱至今，也有不少跨界歌手翻唱，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對Sandy來說，令她印象最深刻的還是維也納的「巧遇」。

Sandy覺得，很多事情就像聽歌一樣，每個人的感受都不相同。能否引起共鳴，關鍵在於歌詞有沒有觸動聽者自己的經歷。

摩登粵劇

我小時候便有機會接觸粵語歌唱電影，估計是在上了識字班的年紀。當時父母在電影公司工作後，加入了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大概在我6歲左右，他們把我送到影聯會為會員子女開辦的識字班上課，算是人生第一個開始學習的地方。識字班沒有正式的校舍，我們在工會的大堂上課，記得童星王愛明是我的同學，我們兩人都拿着個書篋去返學。

回說起當初，我提及粵語歌唱電影，那是我跟父母去鑽石山大觀片場時常常偷入影棚見到的。那些拍攝場面對我來說很有趣，而那些穿上古裝的藝人，我印象中有新馬師曾、鄧碧雲、梁醒波等等，其他不記得了，但那場景仍在腦海中。

到人長大了些，粵語歌唱電影慢慢地被國語片取代了，尤其是被稱左派電影的「長鳳新」、中聯、光藝電影公司的製作。幸好，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電影浪潮十分蓬勃，當中有不少青春愛情歌唱片，這算不算粵語歌唱電影的延續呢？那時，除電影之外，也有很多舞台表演和粵劇班演出，再加上內地大批表演團體訪港演出，令香港的演藝文化更加熱鬧多彩！

經過了幾十年的改變，去蕪存菁再創新創

意，粵劇和其他的表演藝術都有了很多新產品，最近「進念·二十面體」製作了一齣摩登粵劇——《頂頭鐘》，由陳善之出任監製，導演胡恩威把2008年前往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陳啟權的音樂劇改編為摩登粵劇，且由楊健平任音樂總監、粵劇改編和作曲。此劇將於11月13日開演，由多位粵劇界伶人與影視藝人合作，劇中黃德斌飾演球王李惠堂，與一班愛足球的年輕人，包括衛駿輝、梁非同、羅輝、黃安晴、陳景鉅等組隊作賽的故事。我有機會看到他們排練，看到他們唱曲加大戲做手，令我找回小時候在大觀片場看粵語歌唱電影的熟悉感覺。

此劇除有粵劇女文武生反串男角演出之外，他們更會化上像日本寶塚歌舞團般的特別濃妝，穿上球衣和現代服表演，非常有趣新鮮，令人期待！



● 這些紅伶都拍過很多粵語歌唱電影，包括（左起）鄧碧雲、白雪仙、任劍輝、梁醒波、波嫂、何非凡。 作者供圖



鵬情萬里

趙鵬飛

獨自跑步像是一場個人的約會，不預設路線，不預期終點，見山轉山，遇海望海，有風吹風，有陰食涼。路邊風景樸素，便一往無前地奔跑，隨意且恣意。有一次正跑着，迎面遇到一群也在跑步的人，領頭的，是一位城中久負盛名的藝人，也以熱愛跑步出名。不覺替對方惋惜，聚光燈下接受眾星捧月，是避無可避的工作需要，心無旁騖的跑步，也不能得享片刻獨處的鬆弛。

手機裝載的導航，是戶外跑步時有求必應的護身符。茫然四顧之際，打開一看，辨知南北東西，茫在何處，路在何方，通向哪裏。國家不惜工本也要擁有自行主導的北斗系統，說到底，也跟普通人一樣，需要把縱橫四海的方向盤，隨時隨地不受他人轄制地握在手裏。

不得不再次吐槽港島南區的道路。淺水灣到赤柱的路太狹窄逼仄，很多路段，一邊貼山、一邊臨海，雙向有車輛駛來，跑步的人就無處避讓。遇到小型車輛還好，身體緊靠山海，勉強可以通過。若是雙層巴士和重型貨車駛過，駕駛車輛的司機對路人出言不遜或是腹誹，就在所難免了。赤柱到大潭的路仍然如此，兩邊常常缺失行人道，彎道還



落地觀察

湯禎兆

香港的獨立樂隊從來不乏熱血與才氣，但要在浮躁的市場裏慢慢成長，卻不容易。3人男子樂隊Pandora卻是少數能走過起伏，愈唱愈「對辦」的一隊。還記得他們初出道時，那些略帶青澀的編曲和年輕焦慮的詞氣，已見潛力。

這是一隊懂得進化的樂隊，近年的旋律比過去更易上口，有幾首甚至一聽就會哼。他們依舊保留一貫的音樂調性標籤：結他線條鮮明，節奏有彈性。以前如《鄰家的你》的歌有點「老土」，有如TVB劇。《花之生命》等等，愈來愈有模樣。我覺得一個城市總需要Band Sound，要能令這個城市的人振奮、上進，一定要有搖滾的能量，才可叫天天穿着西裝長裙的人，有力氣去上班。

他們剛剛在麥花臣舉行了演唱會，雖然是30歲左右的年輕樂人，但觀眾群比我想像中多元，有少年也有中年。而更難得的是，這是加場的演出，當天由蒲

Pandora的進化

窩走出來的幾個青少年，走到今日的旺角，真是成功開拓了市場。聽到有朋友買不到票，就知道下次Pandora要找更大的場地。

他們的Live算是十分穩定，偶有忘了歌詞，但不用Warm Up，樂器上沒有什麼出錯，而且靠純粹能量堆疊氣氛。那種能讓你從開場鼓點到終場Encore都沒空喘息的穩定度，可不是一朝一夕練成。我特別喜歡他們誰都可以做個別歌曲的主音（視乎歌曲效果）：主音Tony是靚聲類，但Anakin的聲線也特別，二人有時互補和合唱，效果也很好。

Pandora的音樂，不只打動樂迷，也吸引了行內人。早前在林家謙的演唱會上，他就唱了Pandora的《緊急應變逃生法》。很多當紅的音樂人其實都在默默關注他們——那種從地下走出來的氣息、再被主流肯定的時候，是一種罕見的「逆流而上」。他們不只是Indie，他們是這城市音樂景觀的證明：有深度的旋律依然有觀眾，有靈魂的搖滾仍可入耳。